

红 A LOVE STORY



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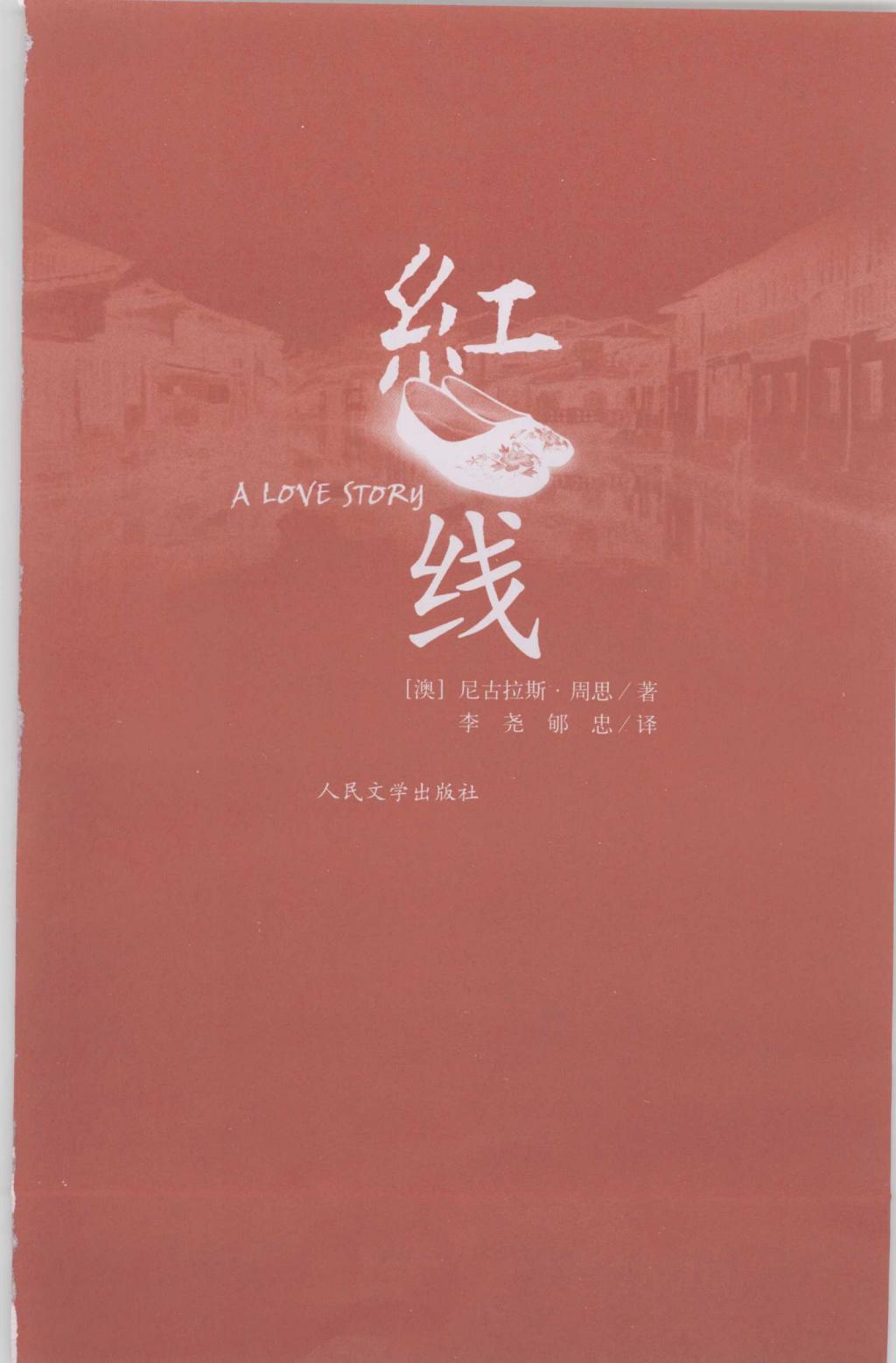
[澳] 尼古拉斯·周思 / 著
李尧 郁忠 / 译

THE
RED
THREAD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RED
THREAD



红线



A LOVE STORY

[澳] 尼古拉斯·周思 / 著
李尧 郁忠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6066

The Red Thread
Nicholas Jose

Copyright © Nicholas Jos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 its arts funding and advisory body.

根据 Chronicle Books 2000 版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线 / (澳) 周思著; 李尧, 郁忠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1
(袋鼠丛书)
ISBN 978 - 7 - 02 - 006296 - 6

I . 红… II . ①周… ②李… ③郁… III . 长篇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9754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张文芳

红 线
Hong Xian
〔澳〕尼古拉斯·周思 著
李尧 郁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978 - 7 - 02 - 006296 - 6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THE RED THREAD



序

《红线》对于我十分重要，因为它使我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欠账”。这部作品就是二百多年前沈复撰写的《浮生六记》。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读了这本书的英文译本。那时候，沈复的著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我阅读了更多的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最终又使我学会足够的中文，阅读了一些中文原著。现在，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和许多中国朋友与同事密切交往，我的中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依然要说，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途径。而这一切都始于《浮生六记》。这本书以其不完整、不确定的形式流传于世，被世界各地的读者喜爱、欣赏。

在对沈复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对跨越时空界限行走其间的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对作家们表示敬意。他们像沈复一样，用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染我们。我特别感谢中国文学传统和它在当代世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而翻译家在赋予一本书

跨国国境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大的贡献。沈复的语言是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结合的产物。它反映出那个时代书面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大而言之,反映出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几代人之后,一九三五年,林语堂——他也经历过时代的巨变——在上海第一次把沈复的著作翻译成英语。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把《浮生六记》这部中国文学经典变成一本非常流畅的英语文学作品,使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外国读者面前。林语堂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可以用中、英文两种文字撰写文学作品的语言大师。他用英文撰写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1938年),向西方读者阐释了中国文化。在这本书里,他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他爱沈复的妻子犹如沈复自己爱她一样。林语堂把芸作为一个范例,告诉西方人应该怎样珍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品格。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变成了事实。在我准备出版《红线》的时候,我非常荣幸地得到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和林香菊(音译)的支持。我这个沈复故事的“版本”以二十世纪末的上海为背景,改编、使用了原著中的某些片断以及林语堂和其他人的评述,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原文做了取舍,增加了我自己的翻译。因此,沈复、芸和鲁丝在创作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一来,把本书翻译成现代汉语的难度就大大增加。我非常感谢翻译家李尧和郇忠做了这件工作。在赞扬翻译工作者为传播各民族不同文化所做的贡献时,我特别赞赏李尧为使我的作品与中国读者对话而取得的成就(他也是我的《长安大街》、《黑玫瑰》和《守望者》的译者)。这个译本的问世使得发端于沈复的令人愉快的交流和创作的灵感

得以延续。

作为小说家，我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想像，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供今天新一代读者欣赏的、与《浮生六记》全然不同的故事。《红线》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推测之间游弋，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成形。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个谜。我希望读者能接受并且欣赏我以敬佩之心为这一对话做出的努力。

尼古拉斯·周思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九日 阿德雷德

前　　言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1952—)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伦敦,在澳大利亚佩思和阿德雷德长大,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此后曾经在堪培拉、悉尼、英格兰、意大利和中国工作、生活,现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任教授。

尼古拉斯·周思迄今为止已经出版长篇小说七部,其中三部都和中国的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这三部书分别是:《长安大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黑玫瑰》(*The Rose Crossing*, 1994)、《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尼古拉斯·周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兴趣、热情、目光和笔触投向中国,因为他和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周思先生的曾祖父是名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来到中国,在宁波一带传教。这位老先生还是摄影艺术家,会说汉语,也认得汉字。他广交朋友,足迹遍布江浙。周思的《长安大街》中有相当篇幅就是根据那位老人的日记和书信创作的。周思的祖父更是出生在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他的童年。所有这一切都对周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八三

年,他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一次求学旅行。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周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十八个月,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〇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熟读中国历史,喜欢中国文学,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他都有涉猎。他还把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二〇〇〇年,他推出精心创作的《红线》。这本书不但出版之后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好评,而且六年来其影响力有增无减,至今许多英语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仍把它放在显著位置向读者推荐。《周日时报》(*Sunday Times*)认为《红线》是“由一位一流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创作的一个难忘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充满微妙对比和优美笔触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线》脱胎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浮生六记》。《浮生六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诗句,“作者为沈复,字三白,苏州人,能画,习幕及商,生于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八),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①《浮生六记》这本香艳的爱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②。一九三五年,林语堂先生将其译成英文——*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在西方广为流传。此后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译本陆续问世,上海沦陷时期,还由费穆编导成舞台剧《浮生六记》,上演三百四十二场;一九四七年,上海实验电影工厂

① 引自俞平伯《重印“浮生六记”序》。

② 引自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摄制古装片《浮生六记》，风靡一时，千万观众为之一洒同情之泪。周思先生则是作为一个外国读者，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了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用他的话说，“从那以后，一直和朋友们分享着这本书的激情。”以至终于被这激情触发灵感，创作出了《红线》。

《红线》以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为其创作的“理论根据”，利用遗失的两卷提供的想像空间，间以现代派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使《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在《红线》中转生为博学正直的文物鉴定专家沈复灵和澳大利亚才华横溢的女画家鲁丝。这一对前世的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今生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与红歌星韩（《浮生六记》中的歌伎憨园）的感情纠葛，更使得这部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而作者将一个古典的美丽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时代精神的人物结合得无隙可击、浑然天成，更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

贯穿全书的“红线”，即二百多年前沈复和芸的故事，由两部分组成。大部分为作者引用的林语堂先生的译文。我们翻译《红线》的时候，不可能再把林语堂先生的译文翻译成白话文，只能拿他的译文和《浮生六记》逐句对照，找出原文，这样才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这些“原文”都出自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由王稼句编校的《浮生六记》。后面一小部分，即小说中的人物沈复灵发现的五、六两卷的内容因为是周思先生自己想像的结果，无从考证，只好由我们译出。但译成现代白话文显然不行，而我们自己又无力将其“改造”成文言文，幸得周清澍教授帮助才完成这件工作。周教授家学渊源、学贯中西，五十年代即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的研究生。经他之

红 线

手的这几段译文虽然行文、神韵很难和沈复前四卷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毕竟使之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从而为这个译本增添了光彩。在此谨向周清澍教授致以深切的谢意。

译 者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

目 次

第一卷 婚礼记乐	003
第二卷 生活记趣	041
第三卷 坎坷记愁	077
第四卷 轮回记悲	113
第五卷 锯断记悟	147
第六卷 梦碎记散	185

樂

第一卷 婚礼记乐

寒冬，下午。一位老人走下泊靠码头的渡轮。翁又高又瘦，而且驼背。他的提包不是拎着，而是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他前额突出，两耳处变窄，上颚和下巴又变宽，整个脑袋像颗落花生。他的皮肤绷得很紧，几乎半透明。镜片厚厚的眼镜，从耳根架在扁平的鼻梁上，摇摇晃晃。旧式棉袄的衣领扣子扣到脖颈。他穿着落满尘土的布鞋，缓缓走过搭在渡轮和栅栏的“迷宫”之间有棱纹的木板，逶迤而出。

大半个世纪以来，翁一直保持着学者的风范，在后面的“密室”伏案工作，埋头于单调乏味的文书工作——抄写资料，整理文件——而外面，冰火不容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就这样，他和他的智慧一起得以留存，渐渐变成“老翁”。他一直沉湎于他的最爱，醉心于文物研究——把玩，收藏，经营。这种激情流淌在他的血管里，勾勒出他的一生。

现在，杯子里的茶已经发苦。从家乡顺流而下，一路风尘，他虽然又累又饿，但抵达上海仍然令他激动不已。他向

一位双脚踩在脚蹬上正准备离去的三轮车夫走去时，脚步格外有力，两只眼睛闪闪发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老翁压下了三轮车夫开出的价格。那人夸口说，这一天，他的三轮车后座已经运过装着一个计算机系统的许多纸箱，一桶活蟹，一大堆紧紧捆在一起的杂志，还送过形形色色的游客。

此时，三轮车拉的是老翁。他俯身于大腿上面放着的提包，两条小腿耷拉着晃来晃去。

年轻时他为之人迷的城市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城市的氛围却没变，仿佛有些幽灵仍然留在这里。落日的余晖把宽阔的河流融入深紫铜色的天空，那景色和他的记忆毫无二致。轮船灯光缕缕，朦胧、虚幻。要下班了，座座大楼华灯初上，小彩灯宛如繁星，沿河岸呈扇形排列开来，闪闪烁烁。新型企业一幢幢玻璃大厦拔地而起，使得古老而宏伟的石头楼宇相形见绌。

三轮车缓缓前行，迂回穿过熙攘喧闹的人群，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抄近道来到另外一条拥挤繁华的大街。在新近落成的上海最高的一幢大楼外面，老翁跳下三轮车，付了车钱。大楼的自动门像一条不停喘息的鱼的嘴，一张一合，让他进入。往里走的时候，看见滑动着的玻璃门上的映像，想像着青春年少的过去，老人几乎认不出那就是自己。他走过宛如大海的绿色大理石地面，向电梯走去。

在第四十一层一间办公室的门上，黑底金字，一家公司的名称映入眼帘：上海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狭窄的门又一次向老翁敞开，他走进卤灯洒下的一池冷光之中，光池里“漂浮”着几张办公桌，空空荡荡，计算机的显示屏除一台亮着以外，其余都关着。

他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沈，”一位年轻人走过来迎接他时，他热情地叫道。

“你一定很累了吧，”沈一边殷勤地应答，一边扶着他胳膊肘，把客人领到窗边一把扶手椅跟前。“喝杯茶？”沈说，端来两杯茶，放在低矮的茶几上。老人摘下头上的呢帽，双手捧住茶杯暖手。按照他喝茶的习惯，先揭开杯盖，把茶杯举到嘴边，将浮在热气腾腾的水面上的茶叶吹向一边，然后放下茶杯，等待茶叶沉淀下来。

沈容光焕发，对客人喝茶的老式作派不无赞赏地点了点头。

“请问贵庚？”老人问。

“三十，”沈回答。

“三十而立，”老翁说，“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立业之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的头也许会长成老翁那样的形状，不过目前而言，他胖乎乎的脸，线条明晰，像是某位制陶工塑造而成。他皮肤白皙，头发像渡鸦的翅膀又黑又亮。他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指了指茶几上的一块空地儿，让老人打开提包取出里面的东西。

老翁拉开帆布提包的拉链。第一个小包用一层层报纸紧紧包裹着，又用细绳十字交叉捆起来。他费了好大劲儿解那个扣，小沈不耐烦地看着。翁像剥洋葱皮一样，把报纸一层一层剥去，直到露出里面的物件。这是一把青瓷提梁大口水壶，釉彩精美、色泽鲜艳。老翁拿在手里把玩着。它虽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却没有年款。它必定出自民窑，是同类瓷器中的精品，朴实无华，却难得一见。那青瓷现出烟雾般的绿色，仿佛映照在浊水中的云朵。不管怎么说，这都